

山西塘集耆舊續聞

下

髮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七

南陽 陳 鵠 錄正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天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爲萋音又以中爲蒸蟲爲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荆爲

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
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古今

詩話

荆南進士爲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旋旋添以

添爲天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陳輔之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

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

元豐二年

一作三年

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

二女慧性過人間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

癘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昇
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巖之青溪所過焚燎無遺惟三
峯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
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
於寺之浴堂故趾別剏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
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廳治之
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
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巖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
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與

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閒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來不時窻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

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
子嘗求我碎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
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
係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
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
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
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
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
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

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

一云落花片又片點春衣

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

秧正暖黃雲卧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

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

若言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

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

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割憑

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亢窓視之彷彿

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鬟斜顰若懶妝之態是夕忽

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絕之乃云妾本府君
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
云對妝慵覽鏡又問荅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
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
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
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
列殽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一作歡洽臺旁有碑記其歲
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
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

異人閒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壻須求才學兒期君
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閒
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
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
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
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
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
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
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

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
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
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畱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
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
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
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
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
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
曾雖蹭蹬不第年逾八袞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

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濱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畱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

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
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
謁醫醫問啖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
事矣然須生瘡旣而三四日閒徧身患大瘡以藥調
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
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荅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
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
拜曰不可謂世閒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
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

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
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
今日偶不飲當爲盡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
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爲狀元文定大怒曰三人
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茂
才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
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

定公孫壻曾統云

同上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
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
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
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
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
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
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
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
默然良久云怪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

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
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
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
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
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
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
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
恐無此理鄭徐荅曰我亦有少寅緣但不欲言公力
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

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佔佔自喜且欲驗曰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曰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畱外館流連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